

■新作聚焦

吴然长篇小说《浮日》： 飞扬的理想 决死的抗争

□王树增



那是个动荡不安又充满希望的年代,那个时代每个人的生命运,不可避免地卷入时代演进的漩涡之中,于是才有了飞扬的理想、决死的抗争、凄美的爱情,以及不可预测的命运跌宕。

在我心中,很难为吴然做职业上的定位。他是大学教授,曾经专攻西方现代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海明威研究专家,影响甚大,有专著《硬汉海明威:作品与人生的演绎》《男人颜色:直面海明威》和译著《我的哥哥海明威》问世。他是文学评论家,文学理论功底很深,他的理论评论集《走向高原的境界》《灯下怀德》在当代文学界有广泛的影响。他做过军内外诸多文化机构管理者,策划与组织能力也非同一般。当然,他还是作家,在刚刚推出长篇纪实文学《葱茏十年》以及长篇小说《岁月皱纹》后,今年又推出了长篇小说《浮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作为吴然创作生涯重要的一步,我以为《浮日》是一部需要仔细阅读的作品。纵观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无论流派如何,很多都是一部民族的奋斗史、一部文明的发展史。从具体结构上讲,有人认为,经典的长篇小说,往往是一部“家族史”,这个说法有些道理。这里所说的“家族”,已经远远超出血缘延续的意义,而是带着强烈的因果关系的社会发展链条,或者说,是一个民族文明发展延续的集体谱系。因此,优秀的长篇小说,无一不是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深度刻画一个民族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浮日》正是依托时昭明、谢旺田、桂家驹,甚至包括肖财旺在内的几个家族的兴衰,在新旧思维不断碰撞还乱的交织中,为我们展示了一段世事纷杂的时光。那段时光,差不多涵盖了从北伐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重要事件。而淮河南岸蚌山小城及其邻近乡镇曹山桥上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运,以及文明演进的历程,几乎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

小说故事的背景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江淮一带。这个处于中国东南部鱼米之乡腹地的地区,自古便是农耕文明和工商业文明的交错之地,也是儒家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融之地,当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这块土地上演绎的惊心动魄的文化冲突和社会巨变,以及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坎坷不平、丰富多彩的生命运,自古也是文学创作的沃土。而《浮日》取材的那个时代,正处于古老的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沧桑之后,面临着农耕文明的传统结构逐渐瓦解,工商业文明的萌芽正在兴起,以及思想观念冲破儒家文明的束缚,处在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时期。那是个动荡不安又充满希望的年代,那个时代每个人的生命运,不可避免地卷入时代演进的漩涡之中,于是才有了飞扬的理想、决死的抗

争、凄美的爱情,以及不可预测的命运跌宕。

小说《浮日》中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和文学的典型性。时家经历了祖父时康仁安分守己地务农,经由儿子时昭明离经叛道地去上海偷艺谋生,到孙子时兹禾堂而皇之地成为第一代蚌山人的蜕变;桂家则经由桂家驹精明强干地在曹山桥布局织业,到儿子桂俊生赴南洋开拓产业,再到第三代传人桂兰返乡回国寻求人生真谛的变迁;谢家从谢旺田已然拥有千亩良田,到儿辈谢启财与谢启富兄弟反目为仇以至家道中落,再到长孙谢万昌时家徒四壁……我们所看到的几代人面临的困惑和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些已经远远超越了所谓“保守与进步”“先进与落后”诸如此类表浅的主题。

那是一个躁动的年代,无论是老一辈还是新一代,都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憧憬,并为此不懈地做着不懈的努力。就像谢旺田在长孙谢万昌的百日宴上憧憬的那样,以为自己千亩良田的基业可以代代相传;就像天来卷烟厂老板肖财旺企望以与时家联姻方式将自己的产业延续下去那样。但是,在试图改变命运的种种努力中,面对着文明的进程、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冲撞,每个人、每个家族都在希望和绝望、欢乐和悲伤中经受着强烈的阵痛,这

种阵痛,正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性。

正因为吴然深谙这一点,我们才在长篇小说《浮日》的阅读之中,身临其境地感受着人生的万般滋味。无论是年长一代的观念坚守和执着,譬如时康仁、谢旺田、桂家驹、陈老师先生,甚或包括赵传勇的父亲——那位“九品十八级”之外,俸禄不及30两的清末小吏,还是青年一代冲破牢笼的渴望与苦斗,譬如赵翠娥、时兹禾、桂兰、黄一峰、谢启财、桂俊生,甚或包括其貌不扬的肖慧仙,都让我们在回顾往事的同时,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生存在今日世界的本质,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回顾我们民族的历史背影,更加清醒地认识我们的来路和去处,更加宽容和坚韧地面对自己今日的坎坷人生。

《浮日》严格遵循经典文学的传统,架构宏大,语境从容,意蕴丰厚。平心而论,通读下来,咀嚼之余,确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这种感觉犹如在海面上看到一座冰山,我们看到的或许仅仅是浮出水面之上的一角。从作品的整体结构与故事铺排上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吴然在描写主人公时兹禾纵身跳进曹山湖之后埋有伏笔,或者说,吴然如此写来,让我们不得不对《浮日》的续篇充满期待。

■编辑手记

“与文学期刊同行相比,我们拼不了名家,我们拼的是未来的名家。这是编辑的眼光和荣光,也是一份文学杂志的功德和价值。”



扶你们上马,看你们绝尘而去

□包倬

每一滴水的归宿都应该是大海。这是对水的祝愿,但不是既定的结果。因为一滴水有可能升空,变成雨和雾,也有可能被饮用和灌溉,湮没于肉身和尘埃。这就像我们的写作,也像一本文学杂志的处境。

身在昆明,想到水,便想到滇池。蓝天白云下,明晃晃的高原湖泊,红嘴鸥翔集。某天我登西山,眺望昆明,心想,若无滇池,昆明城会是什么样?身为文学期刊从业者,这滇池自然就是《滇池》。

创刊于1979年的《滇池》,寄寓着人们蓬勃的精神生活。一本地处边疆的文学杂志,它的出现势必要像云南高原的某些植物,摇曳生姿,野性自由。换句话说:中国期刊如林,《滇池》的意义何在?“搜寻无名作者,发现最好作品”,是我们的办刊宗旨。2022年底,“启封1979—2022”《滇池》作家处女作手稿展亮相昆明。在这次对43年办刊史的回溯中,我们陡然发现,当年的办刊宗旨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道指令。我们在这次展览中看到了太多熟悉的名字:查海生、于坚、胡性德、潘灵、艾泥、徐兴正、祝礼根、铁柔等50余位作家的处女作,都曾发表于《滇池》。他们是当下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但当年并不是。在泛黄的旧刊中,那些文字预示写作者的未来。与文学期刊同行相比,我们拼不了名家,我们拼的是未来的名家。这是编辑的眼光和荣光,也是一份文学杂志的功德和价值。“扶你们上马,看你们绝尘而去”,我曾经为《滇池》作者写下新年寄语,“至于你们能走多远,那是你们的文学之运”。

这是肺腑之言。在鼓励作者的同时,也是给自己打气。因为在今天,文学编辑,首先需要找到自我价值。同为写作者,我知道写作之初的犹豫与徘徊。那是暗夜里的踽踽独行。若是前方有光,有人陪你走一程,此等温暖和鼓励,必定一生铭记。是的,文学就是温暖和拥抱。以文学为杖,一个人在寻找另一个懂自己的人。《悲惨世界》是给苦难者的拥抱,《百年孤独》是给孤独者的温暖。



而来自写作者的疑问是:我们能否遇见那个“识货”的编辑?《滇池》编辑部的共识是,只有写作者最懂作品,就像只有菜农最懂蔬菜的优劣。上世纪80年代,《滇池》是诗歌重镇,海子、于坚、翟永明、骆一禾等人,都曾在此登台亮相,展示他们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究其原因,想必与那时候的诗歌版块由诗人米思及和邹昆凌主持有关。这个共识形成了传统,此后的编辑部工作人员,黎泉、张庆国、雷平阳、李小松,他们都是极好的小说家或诗人。本着同类相吸、文人相亲的原则,他们确实发掘和鼓励了很多文学新人,和我们的办刊宗旨保持着高度一致。在“启封1979—2022”《滇池》作家处女作手稿展中,我们还展出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编辑和作者之间的数十封信件。发黄的信件,珍藏着岁月的箱底,其情殷殷,其意绵绵,是一代代《滇池》编辑和作者之间的文学关联。

《滇池》地处云南,肩负着培养云南作家的使命。创刊40余年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取得成就的云南作家,都曾在《滇池》上刊发过作品。这不是扶持,而是相互成就。上世纪80年代的“孔雀翎”,曾是青年诗人的沃土;新千年以后的“诗手册”,更是优秀诗人的认证。最近几年,《滇池》再次把目光投向云南大地,连续四年,以每年一期的诗歌专号版面,刊发云南青年诗人作品,搜寻青年诗人350人。作为编者,我们很难说发表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作为一个地方文学杂志,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

2022年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我们用四十余年来的《滇池》封面,做了两面杂志墙,中间通向手稿、老照片和书信。置身其间,不禁感慨,杂志人的生命其实就是那一个个封面。封面有时代审美,有杂志人的心血。铁打的杂志,流水的编辑。而每一个时间点,都是承前启后——如今的《滇池》编辑部同仁也是这样。是时候改变了,我们想。这并不是前人做得不好,而是我们一代编辑的自觉。而这改变谈何容易?如果你曾动过对一本文学杂志进行改版的念头,你就知道。首先是封面,你会发现,简洁、繁复、头像、山水、抽象、具象……都被别人用过了,那我们怎么办?最后的方案是:镂空刊名,让扉页的云南剪纸依稀透出。至于目录,我们采用了竖版错页。栏目设置同样令人头痛。因为当下文学期刊栏目,已经很难再令人耳目一新。2023年,改版后的《滇池》主推两个栏目,“界外”和“我读”。“界外”栏目刊发散文随笔,内容要求是写作者写下自己在其他领域的兴趣。就像村上春树写跑步,纳博科夫写蝴蝶。在这些文字里,我们希望外行能看到热闹,内行能看到门道。另一个栏目是“我读”。这是个读书专栏,稿件来自于著名作家杨昭。但我们关心的不是读什么,而是怎么读?同一部大家熟悉的作品,杨昭提供出不一样的阅读视角。抽丝剥茧,敲骨吸髓。我们以为,这正是阅读的意义所在。

正如今天的写作已经无法提供“源头”一样,《滇池》自创刊之日起,就努力成为一股清澈的溪流。滇池文学奖已经持续颁发了18届,2023年即将颁发第19届。评奖标准和我们的办刊宗旨高度一致:颁奖文学信徒,雪中送炭。这是滇池文学奖存在的价值。文学如深海,《滇池》是涓涓细流。不急不慢,带着诚与暖,从云南高原出发,汇入中国文学的海洋。(作者为《滇池》杂志主编)



《读是一种幸福》: 通讯网络发达的时代, 如何找回阅读的真趣?

《读是一种幸福:梁晓声谈读书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23年4月出版),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的经典散文集。在这本情真意切的集子里,梁晓声与我们畅谈读书与写作的方法,聊人生的终极意义,道亲情友情的可贵,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阅读的真谛。

人世间的幸福有多种,审美观和价值观不同,也就决定着人与人不同的幸福观。在梁晓声看来,广博的阅读能丰富人们的视野,驱散心中的迷茫,让一颗颗躁动不安的心变得充实而快乐,使人生变得更为丰盈。因此,阅读实在是一种受益良多的幸福。梁晓声认为,一个人能拥有宁静的独处时光,这本身便是幸福,而宁静的时光常会因阅读显得格外美好。总之,阅读打通了人与世界的距离,也丰富了对人生的认识。书中,梁晓声情真

意切地规劝青年朋友,读书会让人寂寞悄然逝去,春风化雨般地洗涤灵魂,成为一种莫大的心灵享受。和好书成为亲人、成为朋友,会让人们由衷地感受到翰墨书香的无穷魅力。

读书的方法同样有多种,通讯网络发达的时代,如何找回阅读的真趣?梁晓声坚持认为,唯有多读经典,从古中外的圣贤之书获得精神的滋养,方是读书的应有之义。至于谈到写作的方法,梁晓声结合多年的创作实践,深有感触地归结出他的写作“秘诀”——学会观察,多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火热的现实出发,倾情描摹世间百态,力求用丰富的情感表达和饱含质感的热切书写,本着“最大的技巧就是无技巧”的旨义,去呈现一个精彩纷呈的“人世间”。(刘昌宇)

《长江传》以文化行旅者的身份探幽历史与自然

奔腾不息的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但凡炎黄子孙,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一提起长江,内心都会不由自主地升腾起自豪的情感。徐刚的《长江传》(岳麓书社2023年1月出版)以纵横捭阖的文笔,叙述着长江的前世今生,努力探寻蕴涵其间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勾勒出一幅恢宏之江、文明之江的灿然图景。

作者结合相关资料,追溯了长江漫长的生成史和演进史。书中,作者以一个文化行旅者的身份,乘着一叶扁舟,循着历史的长河顺江而下,采撷长江岸畔绮丽的自然风光和动人的人文盛景。他不仅写到了长江的源头之争,描摹了支流河系金沙江、岷江、洞庭湖、鄱阳湖的摇曳多姿;还以流光溢彩的笔墨,展现了乐山大佛、赤壁怀古、庐山飞瀑、金陵王气等文化景观。发人深省的是,作者没有一味

地沉湎于历史的荣光中,而是在探幽历史的过程中,格外清醒地审视着长江水系的现状,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为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综合利用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思考。

静寂的时光里,山、湖、水、草深情地共拥着一脉奔腾的长江,雪豹、藏羚羊、野牦牛等珍稀物种,悠然生活在这片爱的阳光与雨露里,撒着欢愉的在这里追逐奔跑,在种群数量持续攀升的过程中,共同演绎着生命的传奇。与此同时,随着“十年禁渔”政策的落地实施,长江的渔业资源,特别是白鲟等珍稀物种,在人类的精心呵护下,必将得到有效的保护,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长环境,正在神州这片广袤的大地上鲜活呈现。(刘小兵)

《灵兽之语》用文字碑刻哺乳动物的一生

黑马、黄鹿、云豹、水牛、花栗鼠……傅菲的散文集《灵兽之语》中,这些哺乳动物在绕北河流域的群山之间繁衍生息,无论是被驯养与人类共同居住,还是远离村落放野于山林,哺乳动物和人类始终命运交织。

除了饮食、求偶和育子的本能,哺乳动物能通过人类的行为感知到善与恶,并真实地给出行为反馈,这与生俱来的灵性伴随哺乳动物的一生,温暖治愈了盘踞于大地之上的良善之人。《敬善的狗》写了一条通人性的老黄狗,在女主人被偷狗人误杀后守在路口多年,终于等来记忆中的凶者,并为女主人复仇;遇到喂它饭食的老森,给他舔好腿上的疮,在老森生病时以它的方式叫来了镇医院的医生,救下老森的命。聪慧的黄狗知恩图报,人类予它的只是一

盆冷饭、几根鸡骨头。《灵猴》中的旦春是方圆三十里最好的猎手,没有他辨不了的兽迹,没有他杀不了的野兽,旦春的眼神透出的胆魄和心智,能震慑住附近所有的野兽。一把握弹放出,被击倒的母猴用哀求的眼神向旦春作揖,只为救下自己背后的幼猴。旦春将衬衫盖在母猴的身上,离开了森林。养兽需要爱心和耐心,猎兽也需要耐心,可是一旦有了爱心,就再也做不成猎人。

一方山川河流孕育了人类,也孕育出百兽。此间的人和此间的兽同属哺乳纲目,傅菲的笔下不再是猎捕、驯养、宰杀,而是依靠、平等、救赎。傅菲用文字碑刻了哺乳动物苦难的一生,为其塑像,也未尝不是给那些良善之人塑像。(简父)

读者视点

《中国历史的体温》展示“大散文”的开阔气象

穆涛的散文集《中国历史的体温》(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以《汉书》《史记》为基本阅读范畴,以史实及相关史料为基本内容,从中梳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在书中,作家写生态、写人情,既考查传统典籍里文化生态的润泽光亮之处,又反思当今生活,具有清醒的现代意识。

《中国历史的体温》是一部有温度、有性情、有温度的作品。书名说中国历史是有“体温”的,这本身就蕴藏一种温暖。为什么是“体温”,不是“温度”?温度可以从零下到零上,度数飘忽不定,而体温则不然,它是有固定区域值的。因为“体温”相对恒定,穆涛得以从中得道,汲取能量和光华,并传递给读者。这些有深度又有温度的文字,如同一颗颗小太阳,在书里绽放光芒,使得读者时时刻刻体会到中华传统文明之温暖。穆涛的文字引经据典,透露着思想穿透力。

穆涛以散文家的思维写历史,尽显开阔与大气。“大散文”的“大”是指为时代而鸣。穆涛的散文多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国历史的体温》以典籍为底本,对照当今,思考现实,幽默风趣地阐释传统文化,展示深植于中国人内里的文化气质和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作者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虔诚而认真的,没有标新立异的批判与猎奇,这正是源于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研究,知其博大而满怀敬意。作者用笔老到却又充满活力,不乏生趣。因此,读这本书,不会有苍白浮躁之感,也不会感到晦涩难懂,正如作者所说,“读史治史不是念旧,旨在维新”。解读历史,融会贯通,方会意厚重的文化底蕴、社会时代担当和理想的文化生命人格。(胡胜盼)